



本土文本

卖小胡椒的杨老板

(小说)

□ 贡智友

说他是杨老板,那是大家伙对他的嘲笑。在大家伙眼里,只有做生意的、开工厂的、做工程的,哪怕你带几个工人小打小闹做个小包工头的,才可以称得上“老板”。像他这种,一人吃饱全家饱,整天骑辆电动自行车,走村串户地叫卖,没有叫他“贩子”就算是客气的了,怎么还称他为“老板”呢?这话不是我说的,是上了年纪的姚老太太说的。

但人家确实是做生意的呀。

姚老太太摇摇头,腰一躬,鼻尖上打起了皱,长长地深吸了一口气,“哼”一声,失望地摇了摇头。坐在旁边的崔老太太,半天没有开口。坐在姚老太太对面的徐奶奶,把手中的红木拐杖往地上杵了杵,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意思,又有点怜悯杨老板的意思。

他哪点不像老板?一个不高胖胖墩墩的,浓眉大眼,络腮胡子到耳际,黑里透红的圆脸像包公,一身保安服,挺着个大肚子,戴一顶白底子蓝字标有“治安”两字的大头盔,歪着身子,骑辆大踏板的电动车,后座上绑着个长方形的木匣子,一路总是慢慢悠悠的。每天从姚老太太门前经过,姚老太太看到他那慢腾腾的样儿,心里就更看不起他,说他像生了病似的,没精打采,一辈子就没有看到他提起过精神。

他不是没有儿女。他有老婆,有儿子儿媳妇,有孙子孙女。他不是光棍,但他确实实过的是光棍生活。他老婆好多年没回过家了,他儿子自从考上大学以后就没回来过。自从儿子结婚以后,他老婆就搬去跟儿子儿媳妇一起过了。儿子谈对象时,做老子的一分钱没有,还整天满嘴跑火车,说给了儿子十万块钱去买房,其实连根毛也没看见。姚老太太越说越来劲。

二

他哪来的钱呢?他的这个木匣子还是他妈留下来的传家宝,他妈年轻的时候就在外边闯荡卖小胡椒,其实卖小胡椒主要是卖胡椒粉,也兼卖些五香八角桂皮香叶等调味品,这个东西既没有商标,又没有国家标准,里面放点糠皮、米粉,只要吃不死人,就没有什么事。

不开口的崔老太太,斜了斜身子,头侧过来,压低了嗓门,好像有什么知心话要跟姚老太太、徐奶奶耳语:“也是的,你还别说他卖的这个还是原生态食品哩!这话不能让这小子听见,这小子没魂没胆,什么事情他都干得出来。”

姚老太太说的是实话。有一回我去他家,正好赶上他打胡椒粉,狭小的磨坊里,满屋子的粉尘,西山太阳透过木格窗投进来了几根光柱,没有风,灰尘在光柱里汹涌地翻滚,研磨机内部飞速的运转所发出的嚓嚓声,和机身底座想震颤又被牵扯住的撞击声,在窄小的小磨坊里差点把我的耳朵都给震聋了。我站在门口,辛辣味呛得我直流鼻涕水,杨老板戴着一顶蓝色风帽,一只灰色绸布改造的大口罩遮挡了半张脸,眉毛眼睫毛上面落满了浮灰。

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能够受得了的,我反正一分钟也待不下去。我赶紧走到门口,看到簸箕里已经晒干的白胡椒,随手抓了一把放在手里,认认真真地看了看,用的都是真材实料。闻了闻,辛香味独特。

他每天蹲在菜市场的入口处,没有凳子,就把木匣子往地上一放,前面摊一只蛇皮袋,上面不但放着孜然、小茴香、黑胡椒、草果、花椒、丁香、香叶、八角、桂皮,还有香茅草、白芷、甘松、千里香排草等香料草。他用的还是象牙做的几钱几两的杆儿秤,电子秤他不会调。

人家卖小胡椒都赚到钱,他卖小胡椒不赚钱,真是怪事。熟客都晓得他是个不缺斤少两的人,过来拿一袋他事先称好的胡椒粉或者五香八角桂皮香叶的调味品,秤都不用复,直接拿货走人。他是个老实人,老实人不会耍奸使滑。

四

杨老板一身保安行头,把自己装扮

父亲的希冀,流淌在笔尖

(散文)

□ 彭伟

不识大字。父亲的写作底子薄得就像他那件洁净透明的白衬衫,同事编辑一眼就可望尽。父亲倒是很积极,平日,他下田采访,钢笔如衣,贴身携带;半夜,他埋头写作,钢笔如指,从不离手;闲时,他请益老师,钢笔如友,陪伴左右。目耕不息,笔耕不辍,十多岁的父亲,忙得身形单薄,很像笔囊干瘪了,最后的墨水还在书写着文字。冬夜天黑,蛋青色的月光,穿过火黄的灯光,洒入草屋。一身披棉袄的父亲,正挺着腰杆在灯下奋笔疾书。沙沙的笔声中,咕咕的肚叫声,此起彼伏。父亲起身,搓手呵气,循着月光,冒着寒雾,走近田头,拔起他的“心田绿笔”——长大的大蒜。半碟酱油,一碗热水,两根大蒜,就是父亲别无他选的“夜宵”:蒜伴神仙汤。常饮神仙汤,父亲下笔真有神,篇篇作品像片片雪花,飘遍大江南北。他在每月“土记者”考核表上的尖头,噌噌竖起,贏来同人认可的目光。

父亲20岁那年的冬天,令他久久不忘。他与两位同事徐应佩、朱霁云,齐赴省城,赶往新华日报社送稿。那时,文字常常能改变命运。小城作者受到大报编辑青睐,意味着奏响人生高光时刻的序曲。在新街口的那幢老楼里,编辑老师娓娓道来,句句有理,父亲静静地聆听,细细体悟。送去的稿子,很快见诸报端。三人乘兴返乡,顺路游览无锡,摄影留念。在鼋头渚附近,三人搭乘公交车,父亲瞧见几人鬼鬼祟祟。他仗着自己高马大,一边殿后,一边推着友人先上车,告诉他俩警惕小偷。“啪”的一声,车门关闭,那几个人在车

外扬长而去,父亲一摸袋子,10元现金和那支钢笔不翼而飞。父亲没有过多的悲伤,他笑着告诉友人,旧的不去,新的不来,无需安慰,因为南京改稿在父亲心中留下另一支人生的笔:勤写经济小言论,改变命运。

改革的春风,吹动命运的齿轮。伴随着乡镇企业、民营企业的兴起,父亲下工厂,跑田地,写下《不找市长找市场》等作品,陆续见诸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等报刊。父亲成为家乡的一支“大笔”,进入县委政策研究室工作,并逐渐走上部门领导的岗位。

父亲爱笔,也常常送我笔。每年开学,父亲总要给我一支笔,习惯性地说:“这是拿稿费买的笔。”总爱提起稿费,倒不是炫耀,而是希冀——盼我珍惜笔墨,读好课本,写好文章。我是得来容易,毫不珍惜,平日不读书,来日不理想——高考失利,家中决定送我负责域外。望着高昂的学费,我才知道笔的可贵。于是,我也像父亲年轻时一样,钢笔不离手,字典不离眼,终于通过雅思,考入大学。

正当我手中的笔归入正途时,父亲与我,未变亲近,倒是渐行渐远。我痴迷藏书,搜罗名人签名本、英文西书,多写书话史文,刊于诸报。我坚信自己正在为保护中国的传统文化,尽些绵薄之力,很有意义。父亲实在,认为藏书不足为道。他提醒我不要“玩书丧志”,态度一次比一次严厉,我讽刺他明日黄花,以牙还牙——小言论早已过时。争辩过后,怒火化作“死火山”,两人无言相对,问

候也只是四目相对一下。

2006年,父亲罹患癌症,久居南京八一医院,治病养病。病根溯源,离不开他少年时少食少眠。我自海外归来,榻前尽孝。友人们探望父亲,聊起旧事,我才看清父亲的书生本色。他做人为主,挺直腰杆,从未向组织上提过要求。父亲于病床上,读过我的几篇新闻,有了别样的感喟。他说待到康复,打算重操旧业,写点小文。我写作已用电脑,便将那支钢笔回父亲。

病情平稳后的一个正月里,父亲突然取出那支笔,在他的旧著,在扉页上写道:“此书世代相传,勿遗失。”我甚是不屑,以为“君子之泽,五世而斩”,何况书呢?后来,我才明白他担忧健康,觉得来日不多,才有此举。才过数年,父亲真不幸患上白血病。在病魔的吞噬下,人高马大的他,清瘦得外皮凹陷,像支枯竭的老笔。一个清晨,父亲悄然离世。那时那刻,我号啕大哭,黑色的笔倒是安然,仿佛一具笔直的身影,躺在父亲的枕边。

岁月匆匆,亲情悠悠。父亲十年忌日将至,我整理家中旧书,无意翻阅他的作品剪报集,刚刚看到他的旧作,又无意瞥见那支笔。我不自觉地取笔,在剪报上轻轻一划,一道深深的水迹,泪痕似的,跃然纸上。那笔居然还未枯竭,我瞬间泪眼漫漶。十年忌日那天,秋雨寒冽,我来到父亲的墓前,将那支笔,放置在他的遗像前方。回家的路上,我特意去一家文具店,买来一支新笔。近来,我写文章又恢复了用笔,让父亲的希冀缓缓地流淌在笔尖。



AI绘图

江海新韵



元旦, 打开新年的封面

(同题诗)

我们低头书写
崭新的自己。也在阅读
人生的风景

□倪宝元
把手洗净,把陈年往事一一
抛开
你看深冬暖阳,已为我们送来
最纯的祝福。
跋涉半生的人间,仍是如此
清新如画
我不想让旧年凡尘,再次蒙
住你

玻璃般纯净的目光。
时光如箭,岁月雕刻的年轮
不是简单的重复。
此刻,当我用一种虔诚
打开新年封面,我已在蜡梅
枝头
嗅出春天的味道

□徐朋友
窗外的雨声,持续了一夜
也有零星的鞭炮
把一个个斑斓的梦,编织出
歌声的轻盈
小镇的黎明,一切都是新鲜
昨天留下的碑屑
已退出,记忆的热度
街灯一盏盏熄灭
几个清洁工阿姨,将街道上的
尘垢与情绪
清扫得干干净净

新年了,除了年龄虚长一岁
我还要去看一看
接官亭的梅花,又开出了几
朵……

□彭涛
如果要把一个日子
从三百六十五天中挑出来
我的选择是元旦
用一天去畅想一年
那该有豹子一样的冲劲。
如果要给元旦描上色彩
我选择的是红色
它红得像一盏灯
让你在遇见它的那一刻
内心止不住地跳跃。
把书桌清空
准备好崭新的白纸
手指跃跃欲试
打开一页新的封面

□史烨
刚打开新年日历的封面
一串火红的日子就跳起舞来
那些中国红
从老屋的门楣开始往上拔高
先是墙角悬挂的朝天椒
一串红,一直往上
是红火的楹联
再往上是家乡枝头的红柿子
像大红的灯笼
高挂在城市的街头
照亮了游子回家的路
一场春节的大迁徙正在路上
万向轮加入了歌唱
无论是城市回到乡村
还是从乡村涌向城市
都像是在赶一场春潮
更有春风助力
让所有的枝头都准备好了花

朵
□孙双立
接过一片雪
撕开一封未寄出的风花
落瓣,封面上的记忆
将喜欢的人和事写在上面
风灵动了雪的意义
仰头读白
听风,摇落指尖的明天
一个个名字还在
在我的夜空扶起一朵云彩
让微笑刷屏
等生长的雪,融化

